

《邗江三百吟》

顾 农

清代江苏仪征学者、诗人林苏门（1748～1809年）是大名鼎鼎的高官学者阮元（1764～1849年）的舅父，早年曾参加过《四库全书》的校对，又在曲阜的衍圣公府当过六品闲官，等到阮元发达起来以后，就辞去职务到外甥这里来，“以师席入其幕”，从此就在这里帮忙而且享福。

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两组诗：《续广陵竹枝词》99首和《邗江三百吟》350首，都是写他的故乡扬州（仪征是扬州府属下的一个县）的。广陵、邗江都是扬州的别称。林公的诗大约不能算很高明，但从中颇可考见清代中叶扬州一带的民情风习，读起来很有意思，那时的诗人大抵不肯写这些内容。例如他在竹枝词里除了大写科举场中的故事和人物以外，也描写民间生活：

肩挑入市力能胜，巷口铺摊卖亦曾。

直到秋来成实后，新鲜白果老红菱。

混堂天下原难并，通泗泉通院大街。

八个青蚨人一位，内厢衣服外厢鞋。

第一首写农民挑着自家生产的各种小食品进城来卖（到现在情形也还是如此，形成禁而难止的“马路市场”，虽然不免有碍观瞻，有时甚至会影响交通，但实在比较方便，所以一般居民倒也不是十分反对），这是大城市里看不到的风景；新鲜的白果红菱之类，那里的人们恐怕也吃不到，这是小城市的优越性了。第二首写扬州的澡堂，花钱很少（那时只要八文钱，现在也还不算贵），每天可洗。扬州的澡堂至今仍然十分兴隆，所谓“上午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”，上一句说早上进茶馆喝茶吃点心，下一句即指下午进“混堂”去洗把澡——至今不少老爷子仍然习惯于这样的安排，这样的生活方式别处不甚多见。



浴堂 《清俗纪闻》

这种“混堂”浴室，外地的年轻人也许没有见过，在中译本《清俗纪闻》一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，可以参看。其要点是“浴堂之浴池为八九尺见方或一丈二三见方之巨大箱状，放入热水后，二三十人可同时入浴”（中华书局，2006年版）。该书中还有一幅插图，尤为直观亲切。《清俗纪闻》原书出版于日本宽正十七年（1799年），是日本学者中川忠英根据清代乾隆时期（1736～1795年）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（多为江浙一带的）提供的材料编写的，是一部了解清代早中期民间生活非常生动具体的书，其中的记述与林苏门诗可以互相印证之处极多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的格调大抵也是如此，特别有趣的是诗人“每题各缀以缘起”，也就是诗前来一段小序，因为是散文，而且可以比较地长，反映民俗尤其充分，有许多有意思的记载。例如诗中写到演出曲艺的“书场”，缘起云：

扬俗：无论大小人家，凡遇喜庆

事及设席宴客，必择著名评词、弦词者叫来伺候，一日劳以三五钱、一二两不等。此则租赁几间闲屋，邀请二三名工，内坐方桌，架高之，上如戏台然。唱说不拘，来听书者多半游手好闲之人，亦围坐长凳，乐听不厌。间献以茶。开全部大书，每说唱至三四回，歇时挨坐收钱，多不过十数文。傍晚，此场所积钱文，俵分而散。预日，用报条贴于大街巷口，上书某月某日，某人在某处开讲书词，故曰“书场”。

扬州的评词（后来叫作“评话”）是非常繁荣的，名家辈出，各有专长，如王氏的《水浒》、康氏的《三国》之类；至今扬州评话仍然很繁荣。弦词现在称为评弹，扬州现在也有，只是不如苏州评弹那么出名。

清代的曲艺演员既可以到人家去上门服务，也可以在“书场”里挂牌演出。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后。我小时候就多次跟着父亲去书场听书，有些地方不大听得懂，好在那里有各种零星小食品可吃，所以尚能安安静静地坚持到底。书场对跟着去的小孩子唯一的要求是不许说话，并不收费。记得交费的办法也很风雅，我父亲同别人一样总是把钱压在茶碗底下，一会儿跑堂的来了就拿去装在衣袋里，从来不数的。据说总得略为多给一点，因为带着孩子，水喝得未免会多一点，茶叶也要酌情多放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中多处写到当时的时尚，专设“新奇服饰”一目，其中写到的

有罗汉搭、蚌螭褂、喜鹊袍、蝴蝶履、网线男凉鞋、灌香女睡鞋、荷叶领衣等等；又有进口的洋货，如安放在客厅里的自鸣钟，“唯于时刻欲换之际，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，闹毕即撞，撞亦以数定。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，借以骇人见闻”。这是那时的稀罕东西。又有“三针表”，小序写道：“此亦定时刻之物也。用铜胎磁面，再加玻璃罩，内皆螺丝篆攒之，全借发条为准。面上画如八卦，另嵌以针，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，则知某时刻正未几分。洋人一针表售出定价不过数十金，近日面上三针，校定更准，其价更昂。扬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，亦多于腰间佩带，以为饰观。”然则“三针表”不仅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，也是价格昂贵的装饰品。凡是新鲜而昂贵的东西，都很有可能用来作为装饰品，其实用价值倒反而成为次要的方面了。即如手机，现在几乎人手一只，而当初傻大黑粗的“大哥大”刚刚问世的时候，拥有的人很少，其主人有时会在大庭广众之中波斯献宝般地拿出来打那么一次，与其说是有什么急事，不如说是想让大家知道他有这样的高级东西，“借以骇人见闻”，盖亦“以为饰观”也。清代小说中有写到贵公子（如贾宝玉等）腰间挂着表的，过去总以为有点奇怪，因为这样挂着想时间颇不方便，现在才知道人家并不怪，倒是自己不明白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，少见多怪。林诗云：“腰间走表觅知音，委珮垂绅玉与金。贾客近来沽价贵，二分明月要三针。”这里用“二分明月”指代扬州，又说此地人大讲时髦，于是卖洋

货的商人乐于在这里抬高物价。扬州人曾经被称为“洋盘”，原因或亦在于一心赶时髦而不惜花些冤枉钱。

林诗中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。例如扬州近来欲恢复阮元的家庙，重建文选楼，而林诗中正有《隋文选楼》一首，小序云：

扬州文选楼、文楼巷，考古者以为曹宪故宅，即今旧城旌忠寺之西北街也。楼中但奉昭明栗主，阮伯元中丞以为昭明不在扬州，选楼因曹氏得名。嘉庆十年，因于家庙之余地别构西塾，塾之上为楼五楹，题曰“隋文选楼”。楼之上奉曹君宪及魏君模、公孙君罗、李君善、魏君景倩、李君邕、许君淹七栗主，亦存古迹而祀乡贤之意。

诗云：“六朝遗迹广陵乡，杰阁重开翰墨场。帝胄才华高十子，秘书鼓吹压三唐。珠丛字入鱼虫注，古巷春迷松桂廊。怀饼就钞知我分，选哥心事费商量。”此诗及序大可与阮元的《扬州隋文选楼记》（《擘经室二集》卷二）互证。林公一度住在这西塾亦即隋文选楼的楼下（详见《邗江三百吟·序》），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之一。将来新修的隋文选楼落成以后，大可将此诗请书法家一挥，张之素壁，以存典故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有清刻本，已不易得；今已收入《扬州历代诗词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）第三册，又有广陵书社的单行本，取读非常方便。

作者单位：扬州大学文学院